



綏化縣民吉村
團支部工作經驗

中國青年出版社

書號 473

綏化縣民吉村團支部工作經驗

編著者 王 晉 等

青年・團明聯合組織

出版者 中國青年出版社

北京東四口條巷君堂口號

總經售 新華書店

印刷者 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

字數 33,000

印數 1—25,000

一九五四年五月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五月第一次印刷

內 容 提 要

這本小冊子是介紹黑龍江省綏化縣民吉村團支部工作的幾點經驗。其中較詳細地介紹了團如何協助黨貫徹互助合作政策；如何組織團員、青年學習與推廣先進農業技術；如何動員、教育團員和青年積極參加黨的各項政治運動；以及如何通過農村的生產任務去進行團的建設，壯大團的隊伍。

目次

概況	一
團支部如何協助黨貫徹互助合作政策	四
協助黨鞏固提高互助合作組織	
把互助組提高到農業生產合作社	
加強農業生產合作社中的集體主義思想教育	
團支部如何動員青年參加農業技術改革	二六
教育青年學習農業生產知識與技術	
教育團員克服保守思想，學習和推廣先進經驗和新技術	
學習使用新式農具	
團支部如何動員青年積極響應國家號召	三六
支援抗美援朝	
繳上實公糧	

響應增產節約號召

把餘糧賣給國家

團支部如何做領導工作……………

團支部主動地爭取黨的領導

團支部善於發揮支部委員會的作用

團支部能經常取得各方面支持和幫助

團支部如何做組織工作……………

正確地做好發展團員的工作

健全組織生活

適應生產需要劃編團的小組

團支部如何做宣傳教育工作……………

動員團員積極參加黨的宣傳網

動員團員成爲各種宣傳鼓動形式中的活躍力量

通過各種會議使青年受到教育

個別教育

經常的團課教育和時事學習

概況

民吉村原先是黑龍江省綏化縣九區有名的「窮孫家溝子」。

解放前，全村百分之九十是貧僱農。農民一年辛苦到頭，總是吃不好，穿不暖。有些農民是靠吃粉渣子^①、包米糠子^②度日。冬天沒有被子蓋的是普遍現象；爺倆穿一條褲子，一個人出去幹活，一個人蹲炕頭的也是很平常的事情。

解放後，民吉村實行了土地改革，在五、六年中間，他們遵照毛主席「組織起來」的指示，經過互助合作運動和生產的發展，逐漸走上了富裕的道路。連「窮孫家溝子」的村名也改變為象徵富裕、繁榮、有遠大前途的「民吉村」了。

現在，全村共有一百八十四戶，其中除有幾戶由於特殊原因（如疾病和勞動力死亡等）生活水平還較低外，已有一百七十五戶過着中農和富裕中農的生活。其餘九戶，也比解放前

① 做粉條剩下的殘渣，餵豬用的飼料。——編者

② 玉米去了子粒的棒子，農民沒有糧食吃，就把它壓成粉末充飢。——編者

貧農的生活高得多。

民吉村從一九四八年開始組織互助組。一九五〇年全村組織起來。一九五一年，全村一百八十四戶分別組織在七個常年組，十二個季節組，一個臨時組裏，其中有五個互助組榮獲「模範互助組」的稱號。一九五二年出現了一個王喜明農業生產合作社，從此，民吉村互助合作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這時全村的臨時互助組和季節互助組，除了加入合作社的以外，都組織在十二個常年組內。一九五三年，在王喜明農業生產合作社光榮的榜樣下，全村又成立了四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只剩下三個常年組。在一九五四年實行了全村農業合作化。

民吉村在「組織起來」的基礎上，全村的產量逐年增加：一九四八年，每垧（合十五市畝）地平均產量是三石二斗；一九四九年是五石四斗；一九五〇年是七石五斗；一九五一年是八石；到一九五二年爲十一石一斗六升。超過一九四三年偽滿時代最高產量的百分之七十七。

因此，民吉村在一九五一年，榮獲中央人民政府農業部「豐產模範村」和黑龍江省人民政府「互助豐產模範村」的獎勵。

民吉村農民生活發生如此巨大變化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於村的黨支部認真貫徹了黨在農村「組織起來」的方針，耐心地引導全村農民走上了互助合作的道路，提高了農民的社會主義的覺悟，大大地發揮了農民的勞動積極性與生產熱情所致。

一九五〇年在黨的領導下，民吉村成立了團支部。目前共有團員四十二名，支委九名，劃分三個團小組。

團支部是在全村「組織起來」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由於黨的堅強領導、關懷和教育，團支部在協助黨搞好農業生產和互助合作工作中發揮了助手作用。在互助合作運動中，凡是團員所領導的或是團員所參加的互助組的生產工作，進行的都比較好。一九五二年成立農業生產合作社時，就是以團員所領導的三個互助組爲基礎的。確定建社對象的九個團員，八個都入了社（一個沒入社，因爲家庭不同意）。一九五三年全體團員都參加了農業生產合作社。團員在組、社的集體勞動中，都能夠以身作則，積極帶頭推動生產。團的助手作用又表現在積極響應黨的號召，參加各種政治運動，並帶動廣大青年模範地完成黨的任務。因此，在四十二名團員中，就有十五名担任村的各種領導職務（生產合作社理事五人，社、組農業技術員六人，政府、民兵、婦聯幹部四人），十名團員被選爲全村各方面的模範，有的是幾個方面的模範（生產模範八名，民兵模範三名，購糧模範三名，學習模範一名，國防建設上的模範三名），並出現了國防建設上七保紅旗的省二等民兵模範馮興常，六選六中的省一等勞動模範張文年。張文年所領導的互助組，在一九五〇年還獲得了「省模範互助組」的光榮稱號，成爲民吉村組織起來走互助合作道路的旗幟。

團支部如何協助黨貫徹互助合作政策

協助黨鞏固提高互助合作組織

貫徹「互利」政策，從臨時組、季節組走向常年互助

一九四八年民吉村還都是臨時互助組，「牲口插犍耨地」^①，人還是各幹各的，組內根本沒有什麼互助制度。到種地的時候，大家都爭着先種自己的地；牲畜、農具不夠用時，經常發生爭搶犍杖的糾紛。大、小人家都一樣，誰也不肯早種（有計劃的早種），使得有的無馬戶只得遲種。在夏鋤中，耨地時大家都耨地，犍杖閒着沒人用，耨地時都爭搶犍杖，有的地已經耨完三遍，有的地連二遍也未耨上（這裏夏鋤深耕細作講究三耨三耨）。那時也實行「馬

① 黑龍江綏化縣的土質黏重，一般地耨地也必須有三匹馬力才能工作，深耕、秋翻地就非有六匹馬力不可。由於這種自然條件的限制，農民在農忙季節，就自發地組織了一些臨時互助組，馬匹互相交換使用，按工價土地數支付報酬（沒有固定價格）。這種互助時間一般都很短，土地數也不固定（有的甚至互助半天或半垧地）。農忙一過，這種原始互助形式即消失了。當地農民把這種互助叫犍耨地。——編者

揩地」^①，有好馬的人吃虧，有的人就把好馬換成壞牲口。這樣也引起了組內的不和，甚至有打架拆夥的。由於以上情形，引起了一部分人對互助組的懷疑，想退組單幹；有的人在開會討論互助組的問題時，偷偷地跑回家去睡覺。民吉村黨支部爲了解決這些問題，就指導青年互助組長張文年，學習綏化縣勞動模範孫繼昌小組「人用工牌，馬評等級」的兩利辦法，把人工評爲十分、八分、五分三等，馬也評爲三等，實行人、馬換工，並以交換工牌進行記工，在一定時期內進行一次結算。這樣互助組的混亂現象就得到了克服，大大鼓舞了組員們的生產熱情，許多人又把壞馬換成好馬參加到互助組裏來了。臨時互助組從此變成了三大季互助組。

人、馬換工的問題解決了，新的矛盾又出來了。遠地費工近地省工；地挨戶種，先後時間距離太長。這樣，大家便都願先種不願後種；都願先剷不願後剷；都願雨前剷不願雨後剷。如于景春的地後剷，他說：「等輪到我，地就荒了，我還吃什麼呢？如再七天輪一遍，我就自個單幹。」另外，小組生產管理也很紊亂，沒有固定「打頭」^②的，勞動力調配不合理，經常發生「窩工」和互相吃虧的現象。一般是到誰家幹活誰「打頭」，這樣就發生了一到誰

①「馬揩地」即是換工價格不根據馬好壞，光根據土地多少算錢。這樣馬好的就吃虧（有時一匹好馬，比兩匹壞馬幹活還多）。——編者

②類似生產隊長一類的職務。——編者

家幹活誰催得緊」的現象。比如蔣相臣給自己家幹活起的非常早，有一次給他家割穀子只歇一會兒工夫就緊催別人起來幹，弄得大家很不滿意。但是他給別人幹活時，喊幾遍也不起來，有一次爲了這件事和牛忠賢打了起來。又如團員陳萬祿小組給丁占貴割地時，二畝半穀子去了十一個人，不到一會兒工夫就割完了。之後又去給王永割，剛到地裏不大一會兒，就到吃午飯的時候了，該到誰家吃飯的問題就發生了爭執。有時因爲人多活少沒事幹，大家就在地裏睡覺。

黨支部看到這種情況，認爲這些問題不解決，互助組就不能得到發展和鞏固。因此，在一九四九年的冬天，黨支部對互助組進行了一次普遍整頓。事先把所有互助組發生的問題提出來讓大家討論，啓發羣衆自覺地找出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青年張文年、馮興常、張振祿等互助組首先展開了熱烈的討論，結果訂出遠地多化工錢，近地少化工錢，按作物種類先後播種，實行輪作制。如種大豆時都種大豆，種苞米時都種苞米，這樣頂多差一天，大家都不會錯過播種季節。雨後割的多割一次。由於先割後割播種輪換進行，這樣吃飯問題也獲得了解決。同時規定：每一個互助組推選一人專門負責「打頭」，組內實行每天利用休息時間，根據「地頭分工」制討論第二天如何分工和給誰家幹活的問題。這樣也就解決了亂打頭和使勞動用勞動力不合理的現象。互助組進一步貫徹了「互利」的政策，解決了上面這些問題，於是

就獲得了進一步的鞏固。

互助組的「互利」問題解決了，副業生產問題和農副業結合的問題還存在着。一方面每個組都感覺有多餘的勞動力，空閒着沒活幹；一方面農民們又普遍地存在着副業「沒啥搞」的思想。有時搞一些副業，不是和生產發生矛盾，就是人手湊不齊。如張振祿的互助組裏，秋收時要忙着收割，可是有三家還沒抹完牆，得等幾天。張景全小組想去拉腳，組員趙俊自己已有別的事情不願意去。結果由於馬匹不夠，副業就沒有搞成。

黨支部爲了解決農副業結合的問題，徹底打通羣衆認爲「沒啥搞」的思想。先從張文年互助組抽出三頭牲口，兩個人力進行攬柴和拉腳等副業生產。不到半月工夫，他們就攬了足夠全組六戶燒三個月的柴火。拉腳也賺不少錢。在張文年組的影響下，接着趙永喜、陳方等組也搞起副業來了。這時全村便召開大會，介紹搞副業生產的好處，推動全村所有互助組搞副業生產。由於黨支部有計劃地幫助張文年、趙永喜、張振祿、馮興常等六個組一直堅持農業、副業相結合，這樣就給全村樹立了常年互助的榜樣。

因爲張文年、張振祿等能積極響應黨的號召，搞好了互助合作，在一九五〇年秋天建團時，黨首先把他們吸收到團內來，成爲了光榮的青年團員。

貫徹扶助貧困戶的方針，使組員經濟均衡上升

民吉村黨、團組織經常對農民、團員和青年進行扶助貧困戶的教育。團員成爲執行黨扶助貧困戶政策的積極助手。

一九五〇年民吉村互助組基本鞏固了，但有個別農民由於特殊情況，生活水平上升較慢，因此有的互助組就產生排擠無馬戶的現象。如陳財互助組中的董仁貴就排擠無馬戶軍屬李雅斌（貧農）出組，認爲是白「拉幫」他，自己吃虧。組裏的三個團員張振祿、陳國富、丁保珍在互助組的小組會上駁斥了他的意見，並且進行了批評，李雅斌才未被排擠出組。後來李雅斌在全組的互助之下，生活過得很好。又如張文年互助組組員王清林把腳劍了，家中沒有勞動力幹活，準備退組「賣青苗」。張文年說什麼也不讓他退組，並且保證把他的地侍弄好。到秋後，王清林的地和張文年的地打糧一樣多，安定了王清林的家庭生活。

老丁頭是一個老僱農，土地改革後分到了地又分到了房。他非常感激共產黨和毛主席，曾親自把大兒子送去參軍。爲了發展生產，黨號召農民組織起來，他就帶着兩個兒子積極參加了互助組。老丁頭家裏勞動力多，每年打下的糧食都吃用不完。一九五一年冬天村裏有個老霍婆子生活較困難，想把兩垧多地賣給老丁頭。老丁頭一想，自己家裏勞動力多，種自己

的地總比租別人的地多得利，就答應了，一共算了一百六十多萬元。老丁頭的三兒子丁保珍是青年團員，知道了這件事，堅決反對他父親購買貧困戶的土地。他說：「黨叫我們扶助貧困戶，我們把他們的地買了，他們今後吃啥呢？」他一方面把這件事反映給黨和行政，一方面在家庭裏規勸老丁頭。老丁頭在黨的教育和兒子的勸說下，想起自己過去受窮就是因為沒地，最後想通了，決定不買老霍婆子的地，並且說：「我兒子都進步，我落後還行啦！」老丁頭思想轉變後，並願在經濟上幫助老霍婆子，這樣就解決了老霍婆子的困難，保全了她的土地，使她以後的生活過得很好。

反對小農經濟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

一九五〇年，村中的有馬戶和一部分上升較快的農民，產生了「僱工」、「租地入組」、「捐牛糞」、「放高利貸」等剝削行為；有的想退組單幹，企圖個人發財。如富裕中農袁洪禮認為自己有人有馬，想退組單幹，大量僱用短工，並且說：「老爺有錢，叫你們咋幹就得給我咋幹！」富裕中農陳財的日子也過得很好，有三匹馬、一輛車。他打算用一匹馬換三垧地，僱上個「半拉子」在組內換工，自己不參加勞動，在家當「老爺子」。並且把無馬戶孫鳳山拉到自己組裏來，用他的馬給孫鳳山捎上一垧六畝三三級的地，要孫鳳山給他一垧三畝

二五級地的牛根錢（馬工代價十五石糧）。他認為這才真是「不顯山、不露水發財的好辦法」。這種個人發財的剝削思想，也影響了個別團員的思想。如團員張振祿羨慕地說：「要講過日子有算計，還得數我老姑夫（指陳財）。」因此他也積極主張家庭買馬、「租地入組」，還要和陳財合夥買輛膠輪大車搞商業。

黨支部看到這種情況，指示團支部，要加強互助合作政策的教育，提高團員的覺悟。團支部在黨的領導下，立刻召開了團支部大會，對團員進行「勞動光榮、剝削可恥」的教育；同時請黨支部書記王喜明親自來領導大家，用算剝削帳的方法，具體說明「租地入組」、「捐牛根」、「放高利貸」等都是剝削行為，使團員從思想上劃清了「剝削」與「非剝削」的界限，並且通過回憶對比使大家進一步認識到剝削的道路是舊道路，這條道路是行不通的。團員張振祿經過團的教育後，在組內提議取消租地入組，並且把「捐牛根」改為換工。陳財的兒子團員陳國富在團經常進行的新道路的教育下，知道團員對家庭的剝削行為應該進行規勸，所以也去向他父親進行教育。最初陳財不大愛聽，堅持他的「僱工」思想。陳國富說：「僱工是剝削人，咱給地主扛活的苦處你忘了嗎？又走地主的老路就是忘本。」這時黨支部書記也到陳財家裏來規勸他說：「你忘了咱倆給老朱家（地主）扛活時，三九天人家把大門關上，不讓咱們進屋烤火的苦處了嗎？難道我們今天還想那樣對待別人嗎？」陳財經過兒子和黨支部

書記的勸說後，逐漸認識到自己僱工的思想不對，就放棄了僱工的念頭。

堅持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團員丁保珍、陳國富、張振祿三個人是一個互助組。組裏的思想情況較複雜，組長董仁貴是村中有名的「尖頭」，一般組員自私自利的思想也較嚴重。如種地時都搶着先種；套車時又都不願意用自己的馬駕轅；趕牲口時光使勁打別人的牲口，捨不得打自己的牲口；勞動力強的老怕自己吃虧，勞動力弱的總想找便宜。爲了這些事，組裏經常吵嘴打架，鬧得厲害了就要散夥。三個團員（組內沒有黨員）爲此就時常在一起研究組內的工作，並且表示要堅決依照毛主席的指示走互助合作的道路。由於他們三人有堅強的決心和信心，耐心的對組員進行說服教育，不斷地吸收先進互助組的經驗改進組內工作，自己在生產上積極帶頭以身作則，終於把這個七零八落的互助組鞏固了起來。後來，張振祿就被選爲互助組長。一九五一年村中成立王喜明農業生產合作社時，張振祿全組都順利地入了社。

把互助組提高到農業生產合作社

向合作化道路邁進一步

一九五一年秋天，組織起來的民吉村農民，獲得了空前的大豐收。全村模範互助組——張文年組的收成超過了一般互助組，除了吃穿以外，各戶都有餘糧，如張文年餘糧五千斤，王喜明餘糧兩千斤（全組共餘糧三萬多斤，剩餘現款一十萬元）。這時，組員的心裏產生了不同的打算，有的想買地，有的想添車馬，有的想退組單幹。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都懂得：黨的政策是引導全體農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但是現在又該怎樣往前走呢？眼前互助組的形式，已經不能適應生產的發展了，想買新農具種地，可是互助組馬少不能使，同時互助組土地太少，也佔用不下。互助組中的馬都分散在自己家裏養，由婦女來餵，這樣就束縛了婦女的勞動力，婦女感到勞累；同時，種地時馬牽來牽去也很不方便。因此，有的青年婦女就提出：「馬能不能在一起餵？」要求互助組進一步走向集體化。

村中的其他互助組也存在着同樣的情況。都對互助組感到沒有多大勁頭了。有的提出要搞「大組」，搞「集體組」。如幾個團員常在一起合計，在井沿蓋個房子，僱上個會計和管理員，把馬拉在一起餵，成立「集體組」，但「集體組」怎麼辦，誰也不摸底。